

性理大全

卷四十六
之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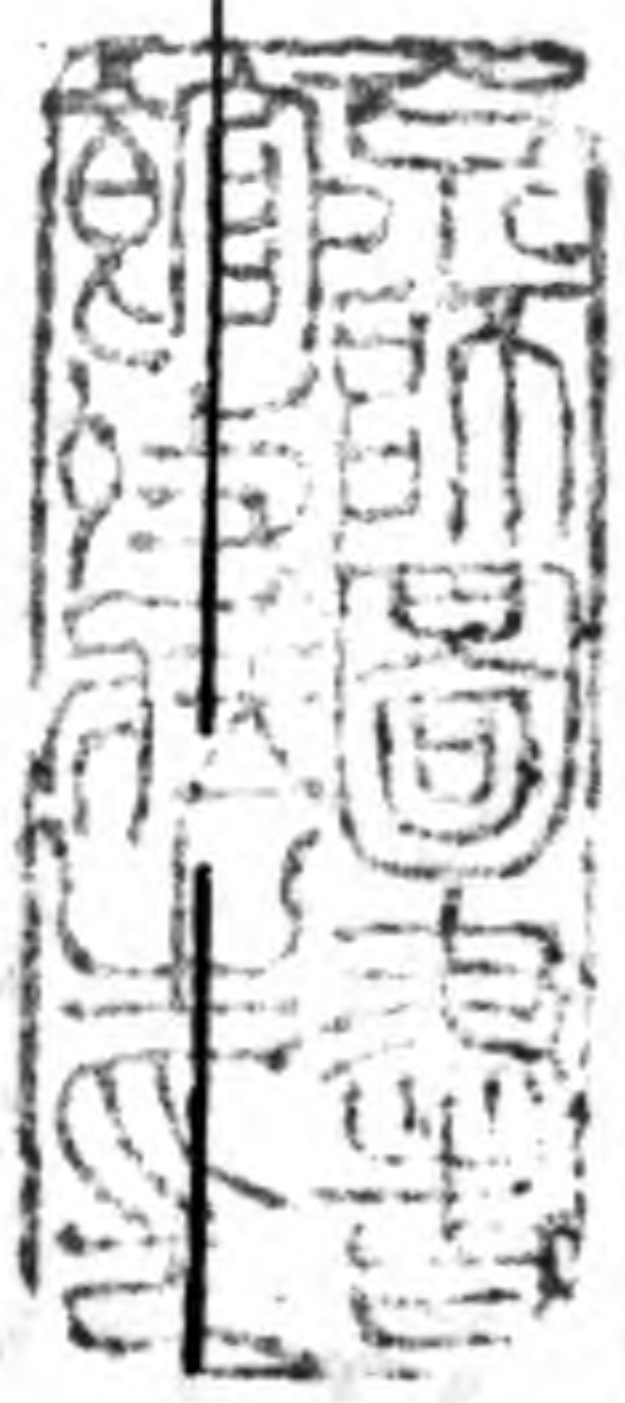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息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



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

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

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熟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安。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勿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門。便千岐萬轍。

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心在羣。安自然退。

聽。○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一云如何做得事成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

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

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

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

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
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
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
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
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
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
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
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
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
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

養要做甚麼用○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
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
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
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
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
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
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自夕常照管
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是知有此身。
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但操存得在時。
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心存時少。亡時多。

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推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我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

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鹿麕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鹿麕。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

惡○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且去前刀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著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問

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袞做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鷄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為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

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為力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其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

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長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

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某平時所爲。把握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

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
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
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
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
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
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
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
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
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
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
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
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
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
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
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
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
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
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
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

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

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

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
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
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不能
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人戕賊之耳。放
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
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
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
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

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
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
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
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
非敬也。飾私智以爲竒。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
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
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以持
敬。○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

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

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為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

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急慢。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

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着靜不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其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

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

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萬理具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

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鏖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

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

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

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刺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

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
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學固不在
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
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
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
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本。然後心
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
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
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
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

熙字。

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
已之意。熙則訓明字。

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

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
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
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
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
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
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
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
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
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

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

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

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
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
審問謹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持敬之
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
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
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
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
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
語嘿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

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
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
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
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
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
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
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
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
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
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

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感。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

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所言自不同。○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機。須要並應。曰。一日萬機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則便

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

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

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遂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

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

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

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胷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

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其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

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

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
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
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
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
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
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
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
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問人如何發其
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

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誠敬寡欲不可以次
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
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
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
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
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
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
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
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
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

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得便在此。或以為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

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頹。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

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

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

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曾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

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錫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

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
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
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
邪侈。然後
到得自然莊整齊肅
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
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
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
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
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
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
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

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
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
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
者。什八九矣。○劉黻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無許
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
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温公謂人以為如制悍馬。如
鞞。何難之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雖所學之味
而而日
自然習得皆
是事只是
朱十一人
而不
而當
不固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以下論○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

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息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

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

所謂一者只是想象。尙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胷內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問前輩說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

着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整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

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為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

畏為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為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

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

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

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

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

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跏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己。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為百世之師。親承脩己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擬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為之主。人之一心敬為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

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己以敬為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緝熙之敬。夫子脩己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子思子。子者。也。至于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肯

為。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敢為。充不肯為。不敢為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一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以下論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

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盃。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

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

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

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

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稍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

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靜中動。

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爲

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闔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闔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

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

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子細為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為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

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

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

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繞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

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枯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曾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揚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

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

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

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贅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

而不可以少息。○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

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

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心。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着。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

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内幾箇時。

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
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
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
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
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
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
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
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
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

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
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書
計較利祿便是爲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
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
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
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
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
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
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
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

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

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怒之萌。學者固當

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問：橫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安。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

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

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會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明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

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

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日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旣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曾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肆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己以存心養性。

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學六

知行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

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着意做。纔着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

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
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
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為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
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
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
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
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
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

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
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
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
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
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為
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
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
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

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旣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畧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

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

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

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識得

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已物也。○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

知終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

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

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

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

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

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

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

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

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

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

道。知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實。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

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荅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

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實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

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會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荅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空，想象跋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

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

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況下此者哉。○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末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

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

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

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感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言。

冲一作中

和之氣也

貫徹上下

以下論言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豈豈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

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鞀。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曾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

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頗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

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何。曰。致知則明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闕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

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同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

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

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鑰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

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

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漑。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

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

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

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習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鈇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

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

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此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

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得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揆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曾。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

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

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

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

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

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

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決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

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

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荅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

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

天下之事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說說。而真

實體段元不會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為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為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着玩索。日格

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竹葉大黃湯

五

治一切瘧疾，寒熱往來，胸膈痞滿，嘔吐泄瀉，飲食不進，神疲力乏，脈象弦滑。

此方乃治瘧疾之聖藥，凡患此症者，服之立見奇效。其藥性平和，不寒不燥，誠為濟世之良方也。

方中竹葉大黃，性寒，能清熱解毒，消積導滯。配伍他藥，共奏驅邪除穢之功。

此方之妙，在於其能透入骨髓，掃除一切陰邪。凡感此邪者，服之無不藥到病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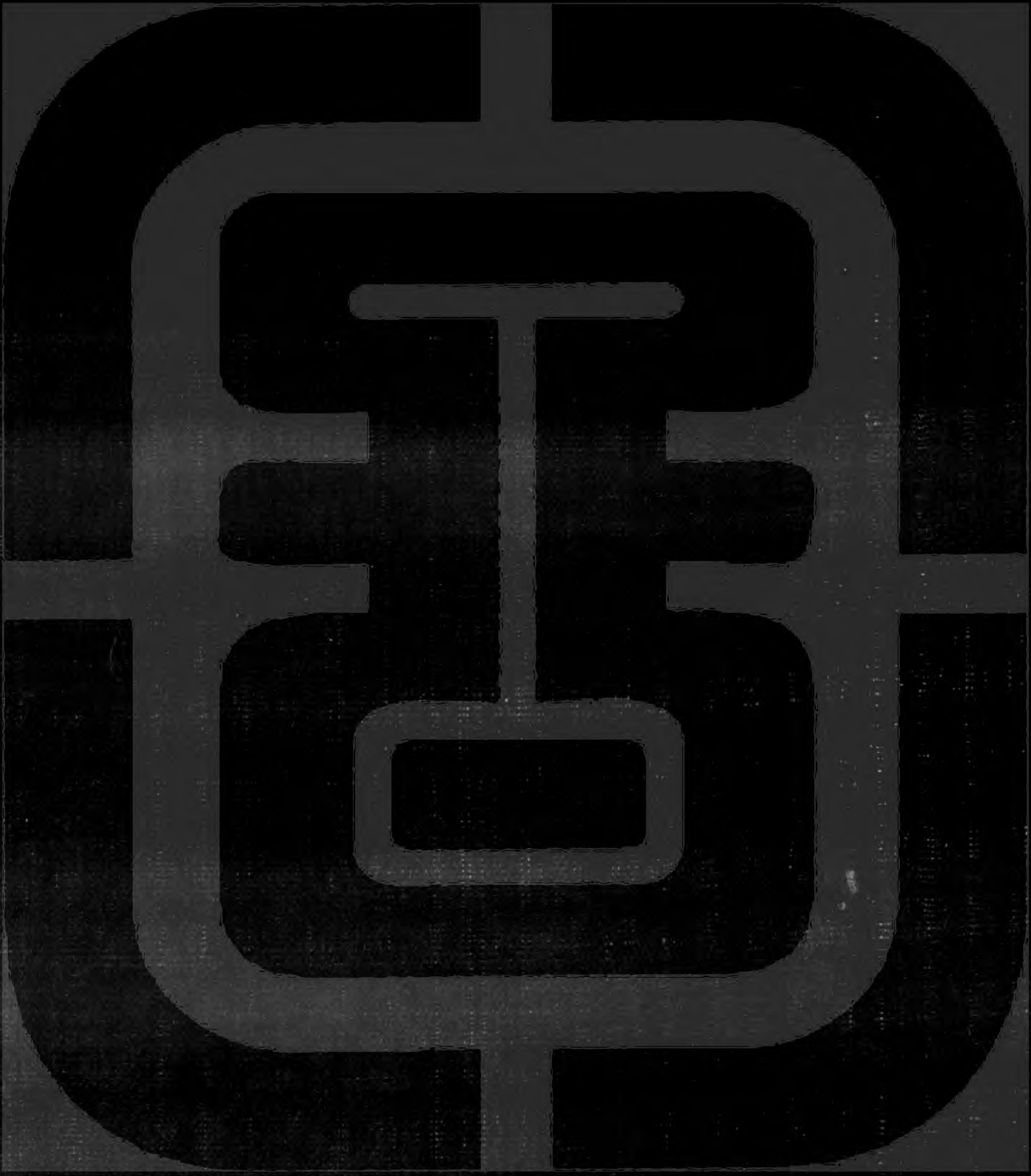
此方之效，已為歷代醫家所公認。凡患此症者，不可不備。其藥材易得，製法簡單，實為居家旅行必備之良藥。

此方之理，在於其能調和氣血，平衡陰陽。凡氣血不和，陰陽失調者，服之立見功效。

此方之功，在於其能開胃健脾，助消化，增進食慾。凡脾胃虛弱，消化不良者，服之立見奇效。

此方之效，在於其能清心火，寧神志。凡心火上升，神志不安者，服之立見奇效。

此方之理，在於其能通利大便，消除積滯。凡便秘者，服之立見奇效。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